

齊如山

(廣告刊例) 長行
七英寸高爲一行
每行每天三角三
行三天起碼短行
二寸半高三寸寬
爲一格每格每期
一元五角三期起
碼中縫新聞另議
【定報價目】日出一
張增刊無定金
年六元半年三元
二角三個月一元
七角每月六角日
本同國外加倍均
爲大洋郵費在內

電話九五二二六

揚子
理髮部

介紹你和她認識，她便牽着你的背後，或是傍邊，你得了香烟送她一支，隨後，你便問長問短，她總帶有禮貌的回答你，不久聚聚又散了，她便唱一段平子的皮黃給你聽，倘若她歡喜聽的話，叫一聲再來一個，那你須得預備一元或兩元錢照開的，因為她們只唱一次，也叫畢之後，例是每個當差們拉一次的，也唱畢之後，坐了一回，便有人叫轉堂案，於是她便向座中的人，滿丁了招呼，臨去秋波，還得拉拉你說：『等一歇請價到泥馬的打樣差差。』這是狠有面子的，一個無代價的打樣差差。

書樓規則逢節調韻，一年三節，每節分三次拆賬，主收的在末進場之前，每節須先引一客入。

[illegible]

(十二) 白晝襲圖

笑，攝去了他的靈魂。走過來了，紫着黛玉說：「『寶釵笑了！』」黛玉說：「『把眼睛望着我，別說着話呢！』」他拿了帽子要去，那位陳先生却攔來了，手裏拿了一枝香煙，送給黛玉，祝她好事成功，謹以爲敬。

黛玉笑着接過來了，單鵲也笑着說了：「李生就這樣走嗎？」

……詩人談
風趣

★……
李乃大開筵席、邀遊、杜松庵客酌、亦已酣暢、絕無紫色、杜桐間有紫雲者孰見傳宜不見思惠、曰、朗而吟起、發狂言驚滿座、

日本博士
自明治二十五年五月起、至去年五月止、

100

100

100

10

談小杜 (四) 工部

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仕、以柱持憲、不敢
違意、頗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叢
閒命遞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
坐南行、階日納綵、引滿三盃、問李曰、
李指示之、杜疑固良久、曰、名不虛
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首破顏、杜又曰、飲三
、華堂今日納綵、誰談傍司御吏者、忽
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頗逸傍若無人、

樂、士、古九十名、占全數九千份之一
、按：日本人口總數、願國人觀此驚人數
計、千三百七十萬人、宜知有所畏勵學
、五十餘年、得進後人、更足以亡國也

(三)長三溝灣之剖視

這倒小大山的，無輕重要的。她們所用的傢俱，大部向媒妁舖裏租用，雖然也自完自辦。最新式的摩登房間和一切客廳用品，但是究屬少數這種單獨支持門戶的，叫做住家，這位家中間有幾家數十年的老牌子，從來沒有搬過場的，然而人面桃花，那裏還認得前渡的劉郎呢？

在交際場合中，有知己朋友代你寫好了一張局票介紹你一個客差，她們立刻前來，看見介紹的朋友，叫一聲某某

楊顯儀
（二）
票局

馬二海上 ▶

久新

林春戴老

天明

贈品

犧牲品

顧客注意

開幕

以上各貨

珠花鴨次生
籃籃蛋蛋油
撲撲撲撲油
飛飛飛飛
簫簫簫簫
胭脂露花雪
脂蛋露花雪
粉粉粉粉

介紹你和她認識，她便牽着你的背後，或是傍邊，你得了香烟送她一支，隨後，你便問長問短，她總帶有禮貌的回答你，不久聚聚又散了，她便唱一段平子的皮黃給你聽，倘若她歡喜聽的話，叫一聲再來一個，那你須得預備一元或兩元錢照開的，因為她們只唱一次，也叫畢之後，例是每個當差們拉一次的，也唱畢之後，坐了一回，便有人叫轉堂案，於是她便向座中的人，滿丁了招呼，臨去秋波，還得拉拉你說：『等一歇請價到泥馬的打樣差差。』這是狠有面子的，一個無代價的打樣差差。

書樓規則逢節調頭，一年三節，每節分三次拆賬，主收的在末進場之前，每節須先引一客入。

錦書里

香粉局

大賤賣

目	節	音	播	詩特
唱 週 波 一〇三	東方電台 每週波一〇三	玫瑰歌 每日下午五點半 至六點半 點三	週播 送故 事小 曲二 三八	顧 醒 愚 玉 蓮 二 生

美麗

敬客 最宜

牌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出品司公煙成華

花館劄記

幾中、演戲傳座不無
號響、短期上演尚有
則非賠累不可、一旦
失去舊座之名譽上亦
係、基於此種原因、
故決計在漢久居、兼
之小雲小樓、相繼繼
價、以資長年、蘭芳
以聲價身份、恐不
肯爲此、且蘭芳年逾
不知當年之聲容并茂
、秋歐美歸來、名利
雙收、故有厭倦舞台
生活之意、知足而後
樂、近聞其將出市
、已開數行市
、已近其將出市
、已近其將出市

素。於是憤而飲之，醉則歸醒，以性石秀，楊怒，逼走石秀，潘巧雲觸目皆是，顧誰爲石秀出曰：俺敢任之。曰：君有刀乎，我慚。

片名光新之演戲將即

《女票樂典雲秋林》

黃華碎墨 (續) 世宗

★陳燕燕是荀慧生徒弟媳婦

★劉鳳綏有福不會享

★美貌老婆嫁了他人

小島陳燕燕大家都知道，她是李紹芳的飛洋傘，可早當她尚在北平，沒有進影界前，她早已許配了給人，後來因為不合才解除了婚約，她的第一位未婚夫是劉鳳綏，現在尚在北平，他學生時代，名劉慧芳，後來習花衫演紅氍毹瓏翠案等劇，頗有聲名，其後又拜老伶工田韻秋（桂鳳）門下，改名為「鳳綏」，不久門死了，他又改拜荀慧生，自從他拜荀後，年台上忽然病病白出，「三條

以中傷之也，至若馬，雖係官所驅暴，亦未前潑水，或爲笑俱根一可定也。

梅蘭芳北平住宅出售

日代價僅一萬七千元

○永別北平長居滬上

梅蘭芳近於上海有久一原因蓋鑒於天津市面

居不再返平之意，其

上之蕭條，不景氣環

紀迴龍閣

卞玉京

卞名生曾爲瑞卿作筆記

、筆記中瑞卿最爲滿意者

、爲迴龍閣一段、爲迴龍閣爲

王八腳之一、爲瑞卿之拿

手也、是劉本爲陳德霖之替

王同出演三歲時之王持爲配、陳與

、斯時德霖既佳伴入綠亦紅、瑞卿爲配

、

配處，又改演小生，豈知一齣「舉鼎觀畫」始終「不搭調」，可是他學戲雖然不長，愛賭倒非常起勁，乾把點點熟冠和小桂花搭了一夜晚就輸乾淨，和陳燕燕離婚，當然陳家不滿他的行為，而他自己也同意了，那時他步也不想不到陳燕燕會有今日的，現在知道這事的人，誰都說他沒福消受呢。

★小培演天雷報

天雷報，舊劇佳構也，示夫妻之情、母子之愛、進而夫妻間因猜忌而失望，因失望而互相猜忌，而竟以身殉，層層描寫，節節反映，沉痛處當使觀者下淚，實爲舊劇中標準倫理之唯一名劇，亦爲譚友武所演第一樂本也。

[illegible]



齊如山

維新

★華便花翠小伶名之平返五期星★

軒轅破壁尤、曾儀之史乘者、藝舟近編劇曰：張光燾、將付之漢劇藝演、漢劇人材竭矣、此等劇不知如何演法、金仲仁、名小生也、原為王黃旗弟子、春姓、入梨園、乃改姓為金、作日本報前八卷、謂戲以為春、誤矣、金風流自賞、前歲結案、其間房之樂、有如畫眉者、劉縣生重葭江泉、仲仁隨去、成

、夫妻團聚如初、而面行之、其所作稽考汪公笑僂、竟反其道、不知基於何處、或

【號】

新	八	更
號	五	

口里庫

七角每月大角日
本同國外加儲均
為大洋郵費在內

。藝松。



中
華
郵
政
特
准
掛
號
第
二
五
六
號
五
月
壹
日
起
立
停
檢
照
舊
發
行
之
報

戲世界


【版海上】 【第百卷第】

今	一	張	售	大	洋
館	上	海	白	克	路
電	話	三	七	四	

總社漢口中路清芬二馬路

(廣告刊例) 長行
七英寸高爲一行
每行每天三角三
行三天起碼短行
二寸半高三寸寬
爲一格每格每期
一元五角三期起
碼中縫新聞另議
【定價價目】日出
一張增刊每定金
年六元半年三元

水滸中潘巧雲與海
口、其牙之妙用、
又羨有伙計之英傑
、男子漢家、不願
妻之不貞、本



好妹妹

土耳其浴室

本浴室今日開幕
特別優待
內部設備
房間寬大
枕離女子
按摩好手
按摩全套

與衆不同
非常精美
清潔衛生
價廉物美
一試便知
祇收七角

地址
二馬路口
華坊五四號

電話八二七號

喬其

美髮廳

雷飛路四明里口
特聘超等技師
手術高妙無比

電燙元半

如蒙諸君光顧
保證異常滿意

電話八二七號

揚子

理髮部

雲南路二八七號

電話九五二八

木蘭辭
明倫彙編
女教典
問女何所事
側聞父老
語聲不絕
笑矣父老
女何所事
問女何所事
思女亦有所事
南燕
廣播國中
大歡迎
電報如雪片
阿爺管轄
西關密市
小園亦開
乘輪船新
京、市買
調、市買
西關密市

北平的五等妓院，只有牛堂一間，並無衙署。門外僅懸破簾，室內上炕一具，蕪夫小販，先付老鴇碼錢二十文，往遊樂入室，燃之，覓妓女所在，草草畢事而出，還有所謂「扯半邊旗」，則只知道時問手續，均極經濟罷了，這種妓女還有一種有趣的廣告術，就小窗中令人得免費窺探，這真是匪夷所思了。

北方又有一種「摸黑」的娼寮，令之入室嫖客只得暗中摸索客付資以後，執一燃點之香，待之入室，嫖客只將暗中的嫖客，有中老嫗、有幼女、有中年婦，但憑搜索耳。

王蘭。
飲食爲人生四大要素之一，對於人類生存有極密切之關係。食物之如何選擇，食宜之如何合理，看點之如何配調，食品之如何製造，均益得研究探討，目前出版界雖有若干食品書籍出版，但或前東饌西肴，限於一隅，或則偏重理而不切實際，青年作者嚴發自有鑒於此，特本其十餘年來所得之食品學識與經驗，輯成《食品大觀》一書，內容搜羅美術，材料切實合用，網羅「飲食」二字，組織龐遠，文長十五萬字，成一厚冊，印刷精美，紙價五十元，由上海卡德路一五三三四號中國出版社發行。上海雜誌公司經售。家庭主婦、食品企業者，均宜人手一冊，不可不備云。

[illegible]

所謂以漢家城地爲重也，所以教誨其子也，以爲池爲重則爲仁，教誨其子則爲智，若夫以手指心而正，正所以表其心，宜乎其名曰「指實」，其字曰「崇」。可謂善得其真矣。（以上續作）

白香山先生的詩道：（錢唐蘇小是鄉親），這樣的標榜，白先生是太風雅了。

「宇宙風」第十期上施整存的一篇「總室旅行記」說：「家姊是吳宮美人，他是想拉『西施』做一家人，當然也可以說是好標榜！」

生活 米 之 夢
慕白心裏在躍動着，他被雙飛的一笑、攝去了他的靈魂。他回想着，他回憶剛織的一切，你覺得怎樣？慕白笑着說：「總不過是個善媚的女人罷了。」白雲說着，低聲地問慕白：「你覺得怎樣？」慕白笑着說：「管她媚不媚，只要她不害着迷就好了。」白雲說着，低聲地問慕白：「你覺得怎樣？」慕白笑着說：「管她媚不媚，只要她不害着迷就好了。」白雲說着，低聲地問慕白：「你覺得怎樣？」慕白笑着說：「管她媚不媚，只要她不害着迷就好了。」

白沒有作弊，他低頭沉思着，他以爲似雲的話又是有無限的份量，他心中又畏懼了，然而似雲又向他說了：「你也不要太過擔心，我們這時候正是毀譽的時候呢！似雲說着，低聲地問慕白：「你覺得怎樣？」慕白笑着說：「管她媚不媚，只要她不害着迷就好了。」

日本博士
「日本」自明治二十一年五月起，至去年

風趣 談

李乃大開筵席，邀賓客，酒酣席散，絕色亦已離場，獨有紫雲者，孰是傳言不見惠，白發狂言旋滿座。

白雲說着，低聲地問慕白：「你覺得怎樣？」慕白笑着說：「管她媚不媚，只要她不害着迷就好了。」

